

## 20141228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毫釐之偏，差之於千里  
聖凡之差，迷之於背覺  
向正之道，則是知歸途  
求真向大，通達真實法

我們每天聽法，法是否有入心呢？心真的要時時調整，我們若是毫釐之偏，就差之於千里。看看時鐘的指針，它的中心永遠都不變，這個針，指時的針，卻是每一秒鐘，它那尖端就偏移，移一下，移動了，看，如何的移動，它的中心軸還是不變。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僅管二十四小時這樣地轉，但是它的心還是定位。同樣的，我們人，我們的性，我們的心，我們若同樣回歸到我們的中心來，不論天地之間如何地輪轉，但我們的心還是永遠永恆。經典就這樣說，偏在五道四生，或者是修行「二十年間」，一念無明，偏了。所以我們在五道四生真的是苦不堪，不知回歸的路程。這就如時針，定位脫離了。所以，這樣一直偏，輪迴在五道之中。這是我們內心，這個心的針，讓它偏掉了。何時才可以回歸呢？那就要真正了解方法，這個時鐘的針才有辦法回歸。若能這樣順著法則，不論時間多長，隨著法則，還是一樣永遠都是在中心。這樣的比喻，不知大家能不能了解？我們未來的時間還有多長呢？今生此世短短是幾十年，但是來生來世，我們是不是會再脫離了中心？又要再偏離多遠呢？我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趕緊，不管未來能夠再輪轉多久，還是中心要正確。

就如佛陀，釋迦牟尼佛一直在提起過去，無央數劫，生生世世，他都不脫離這念心。這念求法、成佛的心，永遠都不脫離。儘管無央數劫的時間，無法去算數來生到底幾生世在人間。佛陀自己也說，無法訴說來回在五道中。但是，他那分堅定的道心，生生世世就是同樣一念心，行菩薩道。他的心，道心堅定，就毫釐不偏。所以永遠都是固定一個位置，那就是本覺，他的覺性不偏差。而我們凡夫就是覺性偏差，如時鐘一樣。我們覺性不偏就如時鐘，我們若是覺性偏差，如那時鐘的中心偏離了，就會亂掉了。所以這是在「凡聖之差」，什麼叫作凡夫？什麼叫作聖人？只是偏在「迷之於背覺」。我們若背覺，就合塵了。若我們要真正再回歸本覺，那就要背塵合覺，只在覺與迷之間。所以我們聽法就是要覺，覺悟我們的人生方向，不要偏差，一偏，那叫做迷。迷之，就是背覺，與覺悟就背道而行了，這樣我們要再回來就困難了。

人生無法讓我們自己預料，到底我們要生在哪裡呢？來生的人生又是什麼？如現在冬天，天氣很冷，一早三點多敲板了，這麼冷的天，在被窩裡很溫暖。但是團體生活修行，在覺道的運轉中時間很準。每天早上，還不到四點，就是三點五十分，準時敲板了。冷啊！棉被要掀開，辛苦啊！但是只要我們一念心，在這樣有規則的生活中，聽到這個聲音，我們毫無猶豫，這念間就是棉被掀開，人一起身，開始就是我們一天精進的工作，上大殿來。同樣的時間，這個冬天，想到在約旦或者是土耳其，還有很多國家，這國家裡湧入了多麼多敘利亞的難民。這些難民，根據聯合國這樣統計，十五秒鐘就產生一位難民。所以現在這難民已經超過千萬人，因為一場的戰爭，內戰，所以在三年間，已經超過了一千萬人，流離失所在土耳其，在約旦，在伊拉克邊界的地方有很多的難民，因為人數太多了，連難民營都無法進去，所以流離失所在外面流動。

東西都沒有，這麼冷的天氣，我們想想，這群的難民是多麼的辛苦。天寒地凍，這種白雪紛飛，這些人多麼辛苦！就光說在難民營，只是帳篷搭起來這一堆一堆的帳篷，白雪太重了，一個個帳篷就這樣陷下去。看看裡面什麼都沒有，塑膠布鋪在地上，生活較好的人有毯子可鋪。但是冰雪化成水，濕了，上面是冰雪，下面是冰水啊！所有的寢具都濕了。我們若想到我們在被窩裡，再想到那些難民的處境，我們很有福啊！像這樣，這麼多的難民，所需要的就是要有愛心的人，有愛才有溫暖。慈濟人在這三年多來，一直都在照顧這些難民，最近看他們送物資，物資不斷，讓他們能吃得飽。但是這麼冷的天，看到他們又開始再送暖爐與瓦斯。我們有買瓦斯爐，但是會消耗，現在我們又看到他們在送，送暖爐。看到一群孩子很高興，圍在暖爐周圍在那裡讀書。他們也知道環境雖是這樣，也不能放棄讀書。

看到那些孩子，每一個都很可愛，看到周圍的環境實在是很悲悽啊！很悲涼，很悽慘啊！尤其是那些父母，真正要如何保護他的孩子，包括他自己，能夠度過這樣的難關呢？一年一年的冬天，何時才能度過一年一年的冬天？哪一年的冬天，才能讓他們有家，有一個家庭，能夠在冬天有屬於自己家中的暖爐，有溫暖的棉被？要到何時呢？遙遙無期啊！這就是人生。為何這麼多人，在那個國家每十五秒鐘就又多一位難民出來呢？到底一天產生多少？十五秒一位，我們就能知道，每一天有多少難民逃出來。為何在他們會在這個國家？是他們自己願意的嗎？沒辦法，過去的業，所以，依、正報就這樣，生下來就在那個國家。這個國家是天生就這樣戰嗎？也不是，就是因緣會合，煩惱無明複製，所以少數的人這種毫釐之偏。

所以人心本性差之於千里，這種凡聖之間，凡夫迷，所以一念心偏向，善惡之間就分離了，變成了惡念，這惡念一起，就開始衝突了。像這樣造成了難民潮，到現在還是每十五秒又產生難民，因為他們沒辦法在那裡再生活下去了，不得不逃難。這千萬多人是不是共業呢？由不得自己啊！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逃。所以說「迷之於背覺」。人人的本覺都是善良，是聖人的心，只是這樣一念的偏差，所以迷，把我們原來清淨的本性脫離了。我們此時修學佛法，就是要好好向正之道來歸，知道路要如何回來。若能人人知道再回來的路，我們心不偏向，我們回歸回來，未來的人生，未來的去向就不會脫離了。所以「求真向大」，這種「知歸途」，只有一項，那就是「求真向大，通達真實法」。這才是我們真正要走的路，所以以說來，不要有迷，人生一偏差，那實在是歸途茫茫。

這次去高雄，也有看到高雄有菩薩他們在薰法香。老人家八十多歲，七十多歲，互相勉勵去薰法香。看到八十三歲（嘉義，劉吳金枝），她清早的生活，她就這樣說：「我三點多就起床了，在家中的佛廳，我整理好，禮拜後，就趕緊出門。我走路二十分鐘，去喜捨共修處（更正竹崎環保教育站），聽師父講話。我年紀這麼大了，八十三歲了，師父年紀也大了，師父一早就在講經，我們若不去聽，我們是不是很不敬呢？」她就又說：「很感恩，師父這樣仔細地寫，我其實以前是受日本教育，漢字我認得不多，就是這樣聽，再看師父寫的字，我就一直學，現在也認得不少字了。」還有一位七十多歲，還有一位眼睛看不到的（王淑靜），三人合成一組，他們就另外開一個讀書會。這位七十八歲，她說：「我實在只有讀小學而已，不過我這樣聽經就很感恩，一邊聽，字一邊看邊學，我就懂了。她們老人會忘記了，我就再跟她們說。」一個眼盲，眼睛看不到，她說：「我雖然沒看到，但是我能陪你們聽。」所以這三個人共同合起來。

八十三歲的她就說，「我就是這樣聽，回來我就要學，我就要寫，我用毛筆抄。聽經對經文就要恭恭敬敬，所以我就用毛筆來抄寫。」很可愛。有位七十多歲，她就每天教他們認字，再複述給他們聽。她說：「這些老人，有時我講得很認真，有時他就邊聽邊靠過來，我想她怎會靜靜地一直靠來我的身上，原來她已經睡著了。」有時候她也是這樣，不過，彼此之間，他們還是互相鞭策，他們也有能每天寫毛筆字，每天都來聽經，這麼冷的天，還是一樣來聽。相信她們現在也聽。聽到他們說：「我年紀這麼大了，師父也年紀大了，我們若不去聽，也很不敬。不過，聽了之後，我多懂了很多的字，很感恩！」是

啊，豈只是多認字而已，應該也懂道理了。也有聽到，過去雖然大家一同要來做環保，不過人多是非也多，卻是自聽法之後，大家說的都是法，彼此之間，以前都說別人不對，現在聽法之後都說自己不對。聽到這些老人、居士、菩薩，他們因聽經，回歸正道來，知道要回來我們真如本性的路。這種「求真向大，通達真實法」，這樣的機會就能有很多，能夠歸真，回到我們的本性，通達真實法。

所以我們應該要用心，要不然我們在現代這時候，想到敘利亞，我們替他們感到很悲痛。想到我們很有福，我們要感恩，在有福的境界中，我們要趕緊精進啊！想到這些共業的苦難眾生，我們也要感恩，發大心、立大願，行菩薩道的人。同樣在那麼邊境，這樣來來回回去照顧那些人，代替我們這一分愛，他們把很多人的愛心集合起來，代替我們去付出，我們也要時時為他們祝福。

現在的氣候馬來西亞吉蘭丹周圍那水災，吉蘭丹的周圍水還很大，好幾個省。儘管說那地方不是受人禍，但是是受到天災，但是要救人的菩薩也是從很遠要去救，要搭飛機。若是搭車，路程也是很遠的時間。水還未退，真的是困難重重。水若都退了之後，一片的泥濘，可能大家還需要一段時間去幫助他們要如何清理，那麼廣，那麼大，要如何讓他們恢復生機？這也是人間菩薩道，他們就要不畏辛苦，這樣去付出。所以，氣候的極端也是常常有氣候災難。人禍，心靈的極端，人禍災難。能夠平安真是福啊！想到那些老人，年紀這麼大了，他們還是這樣認真殷勤在精進，這種「向正道，知歸途」，有的人向大乘道走，有的人向正道修，如果這樣的應該都是福中人。前面經文這樣說

**經文：「於此大眾，說是我子，捨我他行，經五十歲，自見子來，已二十年。」**

這是昨天我們說過了，那位長者已經召集大眾，向大家布達，來宣告「這是我兒子，離開我，過去有五十年的時間。找到他時，進來家來工作也已經二十年了。」這是譬喻人間長者失去了他的兒子，不放棄，一直找。兒子的迷，一念迷，背覺，向迷途走去，無法回來，所以在外五十多年了。這就是表示佛陀不放棄眾生，眾生背覺合塵，流落在五道的地方，辛苦啊！這是我們眾生的迷。有了因緣遇到佛，所以開始聽法，除去我們內心的煩惱、無明，「二十年」，意思就是聲聞緣覺。雖然是聽法，還是停滯於聲聞、緣覺。二十年過去了，這「二十年」是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，聽佛的教育，佛陀觀機逗教，這樣也

過了二十年。接下來，佛陀開始就是講「般若」。「般若」就是要說出了真空的道理，一切皆空，還執著什麼呢？二十二年間，分析這些道理，道理本來是「空」，就是因為我們無明複製，所以變成了「有」。有欲念、有了無明，有了貪瞋癡，很多，造成了很多很多塵沙的惑。就是迷惑了，凡事道理都迷了。這樣要再歸途，就要將這些東西都清理得乾乾淨淨。雖然已經回到本家了，還是要去除所有塵沙煩惱，都要去除，這就是要入大乘法了，在《般若經》中要去除煩惱雜念。所以下面經文再這樣說，

經文：「昔於某城，而失是子，周行求索，遂來至此，凡我所有，舍宅人民，悉以付之，恣其所用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昔於某城，而失是子，周行求索，遂來至此」；表明今時即父子相會，付與家業，當敘述過去失子因緣。

這已經開始詳細來說了。「昔」就是五十多年前，這個「昔」就是表示很久很久以前。五十多年前了，「失是子」，兒子迷失跑出去了。所以「周行」，「周行」就是很普遍地這樣找。「周行求索」，一直在找，探索他的兒子到底在那裡？「遂來至此」，所以周遍到處去找，一直到現在，來到這地方才看到，兒子也在這地方探頭被我看到了。所以開始又說過去，開始看到兒子的形影，趕緊叫人將他找回來。後來我自己去接近我兒子，慢慢誘引他，慢慢帶他，現在兒子與我的感情已經很接近了。我我現在要向大家宣布，宣布這間舍宅裡面所有的東西及裡面的人，所有的人民，我都要付託給我的兒子。所以「悉以付之」，全都要給他，「恣其所用」。

所以這段文，表示這位父親已經要傳家財，如佛陀將要傳法。未來人間眾生一定要傳給弟子，弟子要傳承法脈，這樣傳下去。所以說「昔於某城，而失是子，周行求索，遂來至此」，就是這樣一直找，找到此處來。這是表明在現在這個時刻，就是父子相會。這麼久的時間，兒子跑出去，父親不斷的找，到處流浪，到處尋找，總是到此刻已經找到了，父子相會了。所以「付與家業」，這時候父子相會，也接近了，也表達出「你如我的孩子，我是你的父親。」慢慢誘引他，將他帶進家裡，了解家中的寶藏，讓他很自由，「這些東西他能運用。」像這樣敘述過去。

\*即是大通佛世結大乘緣成父子以來，中途彼等退失道心，流落六

道，遂至今生始在此相遇會之。

即是大通智勝的時代，經文中大通智勝佛，過去的日月燈明佛，後面還會說到大通智勝佛。大通智勝佛，那就是化世來人間度眾生時，還是同樣有十六王子等等，這是再未來的經文會提到。所以這當中，都是在那裡有結過緣，大通智勝佛也講《法華經》，同樣有很多人在大通智勝佛的座下聽法，也被受記過，很多是在那個地方，也是法華會時同修的人。這就是結大乘緣，這些弟子都一定是在過去大通智勝佛那時代結大乘緣。「成父子以來」，就是這樣這麼長久有大乘的因緣，有法緣的關係，就是血脈，也是法脈的關係。這法脈這麼長，從大通智勝佛那麼久的時代一直延續下來，成為父子的緣一直延續下來。這意思就是要跟我們說，我們與佛有緣的時間是很長，我們現有在聽經，對《法華經》會起歡喜心，那就是有緣，與《法華經》有緣，那就是大通智勝佛的時代，就已經有法脈，脈脈相傳下來了，所以說「成父子以來」，「結大乘緣成父子以來」。但是這過程中，「中途彼等」，就是這些人退失道心。

在大通智勝佛時代，人人都發大心了，都是有這法脈傳承的願力。但是時間久了，中途這些人，「彼等」，這些人，退失了道心，所以，「流落六道」。也能說六道，也能五道。「六道」就是在五道中再多一個阿修羅道。若我們要說「五道」，那就是阿修羅在五道都普遍存有，所以將他納入五道中，那就叫「五道」。若將之分出去，就是阿修羅道。現在的人間，阿修羅道有多少呢？現在的人類，這種阿修羅實在是很多。這種瞋恨，愛恨情仇，尤其是恨仇的心很重，不斷在報復。這樣世間不寧靜，所以社會紛亂或者是造成人禍，難民潮，這都是在阿修羅道中在作怪。這就是五道中再增加，非常明顯的一道，那就是阿修羅道，這樣稱為「六道」。

所以這種迷失，退失道心，人人都有發過大願，卻是在這過程中退失了，所以流落六道。「遂至今生」，一直一直到今生，就是佛陀在世的那時候。「始在此相遇會之」，各人流浪，就隨各人去，退失了道心，就各人流浪，各人去六道之處輪迴。一直到現在，今生此世與佛同世。二千多年前，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，能夠相會遇，聽釋迦佛講法。佛陀為這些人觀機逗教，設「阿含」，而說「方等」，再引入「般若」，四十二年間，才開始法華會啟動了。到達這四十多年來，佛陀已經是年邁朽，年紀已經老邁了，弟子也老了。但是也是要傳法脈，法華的法脈還是要傳。

大通智勝佛的時代，大家聽了，大家發大心，卻有人中途退失了。現在好不容易又會合回來，所以佛陀開始不得不說《法華經》。《法華經》是佛佛道同，過去的大通智勝佛也是說《法華經》，再過去日月燈明佛，二萬日月燈明佛，也是一樣，最後說《法華經》。所以《法華經》是佛佛道同。從年邁時，開始他一定要讓弟子回歸本性，能夠從迷失，迷途引入歸途，我們的正道來，所以這個時候要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。所以「遂至今生，始在此相會遇之」。開始在這裡遇到了，「遇到我的兒子了」，因為法脈已經又回接回來了。

### 經文簡釋：

「凡我所有，舍宅人民，悉以付之，恣其所用」；此正付家財，委囑家業。恣者，已得所有權，可隨意使用。

「凡我所有，舍宅人民，悉以付之，恣其所用」。我所有的一切家財，都囑咐給他，都完全交代給他了。我的家財是什麼呢？就是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、「般若」，又再我初覺悟的「華嚴」法會。那種覺悟的境界，我也一直要說，到最後回歸本性源頭，這就是一一，無不都是叫做家財。那就是法，要如何度眾生的法，一一開始囑咐出去。這個家業，恣者就是全部，全部給他，所有權，我所有的法全都交代給他們，讓大家，給這兒子去使用，這權利全都給他。這就是法脈相傳，我們人間說「所有權」，財產的所有權全都交託給我的兒子。就如佛陀他所有的一切，法完全付託給我們。我們既是為佛子，我們應該要好好來利用。因為佛陀二千多年前，來人間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我們人人能體悟他的開示，我們要體悟，要悟入。佛陀講的法，我們若能了解人生苦，苦在哪裡呢？集啊，集在哪裡呢？過去生中的懵懂，過去生中的無明，念念不斷複製無明，讓我們由不得自己。不論是人與人的會遇，父母、家屬是讓我們歡喜呢？或者是讓我們煩惱呢？我們是讓人歡喜呢？或者是讓人煩惱呢？我們是父母的孝子呢？還是父母的放蕩子呢？我們再延續下去，我們的下一代到底是來報恩的呢？還是來報怨的呢？是我們的仇人來報怨？或者是過去我們對他有恩，要來報恩的呢？這些我們都不知道，這都是過去生中還是有這樣過來的，有這樣的因緣，所以這是因緣集，聚集給我們的苦。

現在的人資訊很清楚，現在那些難民流落到很多國家。他們的處境，他們的苦難，同在這個時代，同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能去體會他們是多麼的苦呢。我們還能知道世間人迷於聲色娛樂，這樣在迷的人，又是多少呢？現在社會有多少人不知道在造業，一直不斷不斷在消耗，消磨世間的物質。我們的天文地理，都還是在迷茫中，還不斷在

污染天，不斷破壞地。像這樣的人，在生活中不知覺在傷害，他們也不知。所以我們應該要用很細心、用心，毫釐之偏，那就差於千里。同樣是來做人，道理若不懂，偏差了，是攸關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世，我們不斷輪轉，是苦不堪啊！所以我們要趕緊消滅過去，「苦、集、滅」，要消滅過去我們的無明，我們要趕緊及時回歸我們的道路。要知道要如何回來我們本家，我們本覺的道路要如何回來，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要好好多用心。